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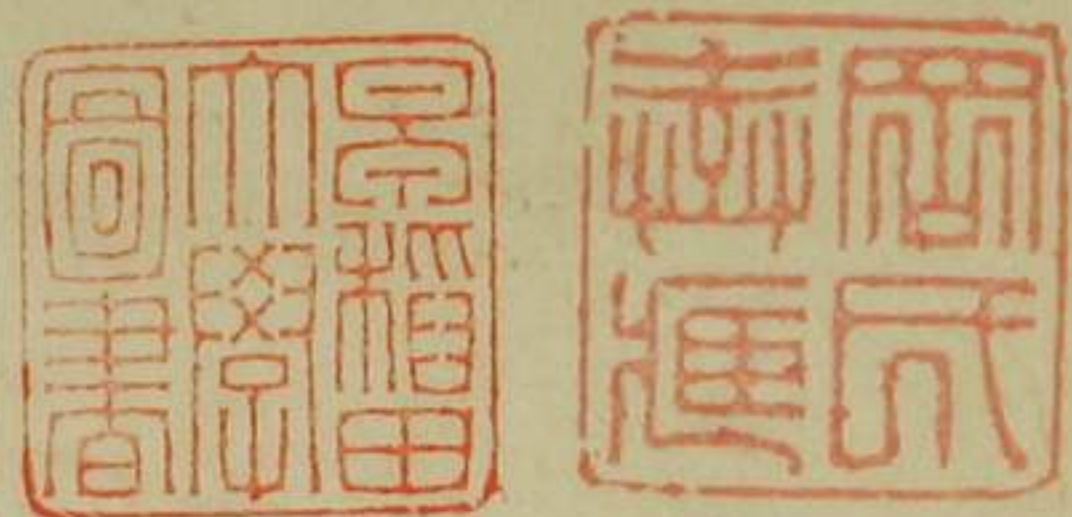


藥徵續編
上

十武
5/5
/



門賦
卷一
十一



藥微續篇序
孔子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醫藥之道。苟不精義。致用也難矣。其觀象索本。知幾通變。非天下至精。孰能與於此哉。仲景氏出。方法



悉備。其書雖存。而知意味者鮮矣。於是治疾之要。唯知隨證。而不知觀證之有法也。其論藥能方驗藥功。混爲一。終不辨本性也。如斯而得入神。孰不爲良醫。

邪。村井大年。肥後人也。篤信吾先考東洞翁。治舊病。起癢疾。名聲振西海。頃者集藥徵。不載之藥品。誓古徵。今審其功能。作藥徵續篇。大年之精。斯道也。讀此

書而觀其所論。則可知焉。
寬政丙辰仲冬

平安吉益猷修夫序



藥徵續編總目

上卷目次

附言十七則

藥品四種

下卷目次

藥品六種

附錄目次

藥品七十八種

藥徵續編總目終

藥徵續編附言十七則

一 仲景之方之有徵也藥亦有徵東洞先師嘗
有藥徵之舉大行于海內始開天下古今之
人之眼目非如後世諸家本草之書之墨墨
也嗚呼天下古今何其諸家本草之書之墨
墨也是實耳聽之而目不視之者之言也墨
墨亦宜乎哉故其書之夥多也雖汗牛充棟
亦何徵之有是其所以為墨墨也

一古者本草之書之出也陰陽服餌之言也陶弘景羽之鏃之深入天下古今之醫之肺腑陶實為之鳩矢矣夫晉唐以降之為醫也蓋以二家之言別立醫之方法者也故其為方法也不之服餌家則之陰陽家又何醫治之有仲景之方法於是乎亡又何徵之為嗚呼藥之有徵也二千年來始有先師之舉嗚呼天下古今別有其人乎

一晉唐以降之方之存也有若肘后方有若干

金方有若外臺秘要其方垂數千今欲取之而徵之於其法無一可徵之於其法之方何其無一可徵之於其法之方耶無藥之可徵之於其證之方也無藥之可徵之於其證之方則無方之可對之於其證之法也方之不對於其證也病何以治哉苟施其方而謂之治者非偶中則病自愈之時與毒自靜之時也醫人其著眼於此則疾醫之道明明察察一王叔和嘗撰次仲景之書云未知其是否蓋

所謂撰也者撰擇仲景之方法於己之臆度者也所謂次也者相次自家之方法於仲景之書者是傷寒雜病論之所以攬入附會也隋唐之醫之所以不能辨別分析焉也葛洪之作肘后方也孫思邈之著千金方也王燾之輯外臺秘要也皆不知取之於仲景氏而取之於叔和氏傷寒雜病論之不顯也職是之由天下之為醫者知視仲景氏之方法於三子者之書而未嘗能知視仲景氏之真

面目於傷寒雜病論尚乎哉至趙宋之時藏一本於御府天下之為醫者未嘗能知有仲景氏之方法矣故未嘗能知仲景氏之為何等者當此時天下之為醫者知仲景氏之言之一二有存焉而未嘗能知仲景氏之方法之全然有存焉又未嘗能知仲景氏之醫之為古之疾醫之遺矣又當此時天下之為醫者別立醫道於己之臆度是汗牛充棟之書之所以起也嗚呼當仲景氏之書之不顯之

時而別立醫道云者則不得不取之於已之臆度矣。至開寶治平之際而仲景氏之書之再出也。摹印彫版頒行天下。於是天下之為醫者雖知有仲景氏之方法。視仲景氏之書亦猶已之臆度之醫道矣。我今於林之校正成之註解乎見之。於是仲景氏之方法之與趙宋氏之醫道者混淆焉。涇渭不分。淄澠不辨。遂至今之醫流矣。

一聖人既沒。大道乖矣。七十子已死。大道裂矣。

當春秋戰國之際。聖人之大道。與天下國家共分崩離析矣。豈得不命與數矣乎。嗚呼。聖人之大道。猶且然。况於小道醫之為術乎。世之無聖人也久矣。我無所取於正矣。嗚呼。我不能取正於聖人之道。則我其不可不取徵於聖人之言。苟不取徵於聖人之言。則言皆不得不取之於已之臆度。事亦然。於是乎聖人之道。將墮于地矣。醫之為道亦然。苟不取徵於仲景氏之言。則言皆不得不取之於已。

之臆度事亦然夫言也者法也事也者方也
素問九靈之說醫也理也本草之說治也妄
也妄之與理君子不依故彼書之說醫也其
謂之存炎黃氏之遺於十之一二則可也謂
之炎黃氏之道則惑也故如彼書又無有方
法之可言則後世之有方法也苟不取之於
妄之與惑則不得不取之於已之臆度矣仲
景氏沒後天下古今之為醫者滔滔皆是所
謂晉後之醫者偽統乎哉故先師獨取徵於

仲景氏之方法以開二千年來眼目者也嗚
呼藥徵之為書不亦偉矣

一先師者非文儒之徒也故其著書也不為修
辭不為文章其意唯在于辨古人之妄釋今
人之惑而已故言皆係于事實先師嘗謂參
互而考之次之以古今誤其藥功者引古訓
而辨之是以先師之為藥徵也仲景之方取
徵於仲景之法仲景之法取徵於仲景之藥
方法之與藥無一所違戾者余故曰言皆係

于事實何其修辭文章之為世醫之誡在先師也以文章修辭者抑未今余之於此編亦然余也性實拙於文辭取笑於大方亦所不辭也

一余之為醫也陋且拙也豈足奉東洞先師之教以修仲景氏之術乎雖然余也從事斯友三十有餘年于茲矣余之為醫也陋且拙亦豈無所不熟十之一二乎哉余也自嘗修仲景氏之術不加減於方不出入於藥唯隨其

證而治之耳嗚呼余之為醫也陋且拙亦豈無所不愈十之一二乎哉如余但奉先師之教以建方之極取藥之微者也故今所徵于此之藥者是皆所徵於日用之病者也夫今之為醫者不然不自憚之甚妄意加減於方出入於藥寧知方法之有規則乎哉是余之所畏也

一東洞先師常用所徵本編之藥九五十有三品余亦於此品而所以徵之得其微者也無

復異論矣先師之言至矣盡矣吾豈有所容
喙哉今此編所載十品附錄七十有八品十
品者常用之物而本編所不載也是乃余之
常用所徵而所得其功效者也是所以私竊
補先師之遺也又未嘗取之於己之臆度而
所以徵之於日用之事實試之於日用之證
候者也嗚呼如此數品先師豈有所不徵乎
蓋未終之而沒者也噫可惜乎哉余之補之
有所大憚於先師者世之君子其謂之何哉

雖然余也其不言之孰又言之余也死矣此
言已矣嗚呼余之補之唯不免狗尾貂續之
誚是懼

一續編十品先師日用所施之物也本編不載
其功之與徵者何也是前所謂蓋未終之而
沒者也惟蜀漆之助牡蠣龍骨而治動之劇
也蜜之緩諸病之急而助諸藥之毒也是余
之所常試而古今醫人所未嘗言及者也余
之執斯方三十年之尚矣豈無一二之所得

矣乎明者其試諸

一麤之為蟲我邦未產此物二十年前余再遊于先師之門先師出一頭示余余又得一二於直海元周之所余遂贈之先師先師喜而藏之然則先師未嘗得試麤蟲之功效矣爾後余多得之於是余先試之內人之病而有效焉後又試之於他人之病而有效焉此時先師既沒噫我邦試麤蟲之功者余於先師之門為之先登故今著之

一粉之為物趙宋以來未嘗得其的實之品故醫者誤治甘草粉蜜湯證者不為不少余今訂之諸書而始得其真物又始得治其證矣一白載酒之治胸痺之病也唐宋以後諸書所不載也余又訂之而得其造釀之法矣胸痺之病其自此有治乎哉

一先師嘗謂余曰吾自唱古疾醫之道數十年于今矣遊我門之士不下數百人雖然有傳方之人而無傳道之人也吾子其勉旃余自

辭先師二十年于茲矣。余嘗知受業於東洞之塾者，亦不下數十人。余又見其人，無一人不口先師之醫者。然未嘗聞有得先師本旨者。若有其人，亦或有專長於下劑者，或有純執家塾方者，或有二三執仲景之方七八取唐宋之方者，或有取己之臆，負東洞之教者。或有學無其力，業無其術，稱古今並執者。其次者，或有一端稱奉東洞之教，終行後世之方者。或有謂東洞之教，徧于古而不知今者。

或有謂東洞之術，便于痼疾，而不宜於平病者。如此抑末，不足以掛于齒牙矣。夫以我藩推之海內，皆是矣乎。以余之所見推之，余之所未見，亦然矣乎。是余之所長大息也。要之是皆雖曰奉東洞之教，亦不能實讀仲景之書者。也可勝嘆哉。嗚呼，仲景之方法者，執之知之，則不能不為之；不能不為之者，知之者，也不能為之者，不知之者也。先師沒後，仲景氏之方法熄矣。是余之所以勤勉勞劬者也。

一仲景之書者古之疾醫之遺也天下古今知之者鮮矣其不知之故人人有異說或有以素靈解仲景之書者或有以晉唐醫學說仲景之書者近世或有以名與數解仲景之書者或有取己之臆辨仲景之書者要之是又不知仲景真面目者也苟欲知仲景真面目請在達於仲景方法而後施之於今日日用事實而已矣

一余嘗為門徒講傷寒論聽者百餘人余之講

傷寒論也一一取徵於仲景之規則一一取徵於仲景之方一一取徵於仲景之法一一取徵於六經史子一一取徵於兩漢以上之書一一取徵於某書某篇某人某言以示其事實余於是謂門徒曰仲景氏方法者古之疾醫之遺也苟不經聖人制作之手安能有此方法乎哉故其道也正其方也正其法也正其術也正無所不正者其不正者有之此為後人攙入今之為醫者不然不知執仲景

氏之方法之正不知學仲景氏之治術之正此反正之徒也今其取反正之方法治術以奉此於君之與親者不忠之臣也不孝之子也噫己不啻不忠不孝而使人之臣子不忠不孝者其謂之何哉醫者其思諸

一先師之作藥徵也改稿九七余嘗得寶曆之本是也二十年前齋遊于京師因請正于先師先師謂余曰此本實屬草稿為門人所竊去者也正本今在于紀州雖然是亦余之所

草也吾子宜見其大體宜在于文字章句之間乎哉攜而西歸後又得安永之本脩夫氏定正之本也余又別有定本以余之所聞于先師訂之天明五年乙巳之筴京師有上木之役余之定本不敢出之

一續編及附錄定正考索十易裘葛安永戊戌初筴始脫其稿雖不能得先師訂正亦因劑刷氏之請遂謀上梓之事刻成其後也悔矣

天明七年丁未初冬十二日

邱井柁大年識

藥徵續編附言十七則終

宣統元年...

藥徵續編上卷目次

赤石脂 二葉

枯樓根 四葉

蜀漆 七葉

生薑 十一葉

藥徵續編上卷目次終

藥徵續編卷之上

肥後 醫人 邨井 柁 著

赤石脂 主治水毒下利故兼治便膿血

考證

桃花湯證曰下利便膿血

赤石脂禹餘糧湯證曰下利不止

右二方赤石脂各一觔

烏頭赤石脂丸證不具

右一方赤石脂一兩

據此三方則赤石脂治水毒下利不止便膿血明矣

五考

赤石脂配乾薑則治腹痛下利若無腹痛則不配乾薑

烏頭赤石脂丸證不具但云治心痛徹背背痛徹心者雖然此方豈惟治心背徹痛乎後世誤載之金匱要略心痛病篇內故世醫皆以為但

治心痛之方也。按此方本當在六經病篇內。其證條下而治心痛徹背背痛徹心者矣。今詳前後之條及病證方法。蓋厥陰病。虵厥心痛。徹背背痛。徹心下利。惡寒者。主之。當是同甘草粉蜜湯。大建中湯等。在烏梅丸之前後矣。外臺秘要第七。心背徹痛方內曰。仲景傷寒論心痛徹背背痛。徹心。烏頭赤石脂丸。主之。小註云。出第十五卷中。然則是本傷寒論厥陰病篇內方。而必有前後之證存矣。何以言之。則蜀椒治虵厥

乾薑治下利腹痛烏頭附子並治四肢厥逆赤
石脂惟治下利由此觀之此方豈惟治心背徹
痛乎余嘗疑烏梅能治蛇故蛇厥心痛徹背背
痛徹心則此方不可無烏梅矣然則烏頭是烏
梅之誤矣乎九仲景之方無烏頭附子併用者
則益知烏頭是烏梅之誤矣批又按外臺秘要
第七久心痛方內有范汪療久心痛方又名烏
頭赤石脂丸方內有桂心桂心即桂枝唐方無
皆以桂枝為桂心
附子此為異耳或疑附子是桂枝之誤矣乎桂

枝能治上衝而厥者烏頭附子本同物同功併
存以俟明者試効而已
桃花湯方曰赤石脂一觔一半全用一半篩末
是分赤石脂一觔以為各半觔乾薑一兩粳米
一升以水七升煮米令熟去滓取七合又取半
觔赤石脂末內方寸匕溫服一日三服後內赤
石脂末方寸匕者未知何故也宜隨仲景之法
施之外臺秘要引崔氏方阮氏桃花湯分兩法
則與此不同可考

品考

赤石脂理臍粘舌綴唇鮮紅桃花色者為上品
近年佐渡州所產者是也凡方有桃花名者以
有赤石脂也又有桃花丸皆即此物耳

枯樓根

主治渴

考證

柴胡桂枝乾薑湯證曰渴而不嘔

小柴胡去半夏加枯樓湯證曰發渴者

右二方枯樓根各四兩

枯樓桂枝湯證不臭

枯樓瞿麥丸證曰其人若渴

右二方枯樓根各二兩

枯樓牡蠣散證曰渴不差者

牡蠣澤瀉散證不具

右二方枯樓根諸藥等分

據此諸方則枯樓根治渴明矣凡渴有二證
煩渴者石膏主之但渴者枯樓根主之是宜
分別而治之按枯樓根者蓋兼治口中燥渴

及粘者然是非枯樓根一味之主治也合用
而後見其妙要宜考之於柴胡桂枝乾薑湯
枯樓桂枝湯二方

互考

枯樓桂枝湯證不具然太陽病其證備云則是
全備桂枝湯證之謂也但身體強兀兀然云者
豈獨枯樓根所主乎兀兀然是項背強急之狀
也故桂枝加葛根湯證曰項背強兀兀葛根湯
證曰項背強兀兀然則兀兀然是為葛根之證

明矣余故曰此方蓋於桂枝加葛根湯方內加
枯樓根二兩煮法水率亦皆依桂枝加葛根湯
法而不依桂枝湯法也豈不其微乎然則益知
此方者是桂枝加葛根湯證全備而渴者主之
類聚方不載此方水率煮法者誤也
牡蠣澤瀉散證不具此方七味等分之劑而不
知何以為主藥也然今此謂太病差後從腰以
下有水氣則必有渴證明矣故有枯樓根也

辨誤

爾雅曰果羸之實枯樓郭璞曰今齊人呼之為
天瓜李巡曰枯樓子名也據此說則根名果羸
子名枯樓凡仲景之方枯樓桂枝湯枯樓瞿麥
丸柴胡去半芩加枯樓湯及牡蠣澤瀉散柴胡
桂枝乾薑湯二方內枯樓皆當作果羸若作枯
樓則當須加根字不然與子相混不可不改焉
又小陷胸湯瓜蒌薤白白酒湯瓜蒌薤白半芩
湯枳實薤白桂枝湯方內瓜蒌實皆當作枯樓
也實字當削之李時珍曰枯樓即果羸二字音

轉也亦作菰藟後人又轉為瓜蒌愈轉愈失其
真矣時珍之說非也枯樓決非果羸音轉也爾
雅豈以音轉註之乎瓜蒌菰藟後世假枯樓之
音者也菰藟本見靈樞經蓋俗字誤見于經後
人所作乎枯樓非果羸之音轉可知矣

品考

枯樓二品一其色赤一其色黃但其根不異通
用而可也雷斅曰圓者為枯長者為樓亦屬牽
強今藥肆所有者土瓜根混賣不可不擇也蓋

土瓜根短如甘薯味苦天瓜長如薯蕷最大味甘微苦宜以此分別也若無此物則天花粉可權用其色如雪握之又作雪聲不貼銀器者在蜀漆 主治胸腹及臍下動劇者故兼治驚狂火逆瘧疾

考證

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救逆湯證曰驚狂起卧不安者 牡蠣湯證曰牡蠣

右二方蜀漆各三兩

牡蠣澤瀉散證不具

蜀漆散證曰牡蠣多寒者

右二方蜀漆諸藥等分

據此諸方則蜀漆之為功古來未嘗謂治動矣然瘧疾及驚狂火逆諸證必有胸腹臍下動劇者故見其有動者而用之則諸證無不治者然則蜀漆者治胸腹及臍下動劇者明矣

互考

牡蠣湯服法曰吐則勿更服今瘧疾有喘鳴急迫或自汗或不汗胸腹動劇者服之則其人必吐水數升而無其證不愈者若有不吐者則其證不愈也由此觀之蜀漆能吐水毒動是水毒明矣當知瘧之為病亦水毒之所為矣雖然此方豈惟治瘧疾乎凡病人喘鳴迫塞或自汗或不汗胸腹動劇者皆此方能治之往來寒熱發作有時所以不預也晉唐以來世醫之見仲景

之方也皆以為惟治傷寒矣故如彼葛洪孫思邈王燾許叔微之書皆知備仲景之方於傷寒門而未嘗知治萬病矣殊不知仲景本取治萬病之方以治傷寒矣降至趙宋之時有金匱要略之書當時如王洙得仲景治傷寒中雜病證之方於蠹簡之中而後各分其門以為一書世之為醫者遂稱其書謂之金匱王函之方金匱之王函之蓋尊重之至也自此以往世之為醫者又見某門之方以為某方惟治某證於是乎

如牡蠣湯蜀漆散二方亦置諸瘧疾篇內而徒
知治瘧疾未嘗知治餘病矣甚之東之高閣而
謂古方不宜今病可勝嘆哉嗚呼仲景之方法
之衰也不獨王叔和為之彼葛孫王誅實為之
又醫道之大罪人乎哉

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救逆湯證曰驚
狂起卧不安枕按此證者是外證也凡仲景之
為法不獨以外證治之但並診內外治之故無
胸腹及臍下動者若雖有驚狂起卧不安證亦

非此方所宜也嗚呼是吾東洞翁千古卓識吾
儕豈不奉此教乎哉

蜀漆散證不具但云牡蠣蓋牡蠣者獨寒不熱
非無熱也多寒也夫瘧之為病先其寒而後其
熱雖然不可以寒熱治瘧則豈無內候在矣曰
必有臍下動劇矣故仲景嘗以龍骨主之以蜀
漆佐之醫者其察諸

牡蠣澤瀉散證不具然以仲景用牡蠣之方推
之則其證必有胸腹之動劇苟有胸腹之動劇

則無有不加蜀漆之方由此觀之蓋此方治水
腫胸腹之動劇而渴者明矣方極可考凡仲景
之治動也其活法有三有胸腹之動則以牡蠣
治之有臍下之動則以龍骨治之有胸腹臍下
之動劇則以蜀漆治之此為仲景治動之三活
法矣故仲景之方有以蜀漆配之牡蠣者或有
配之龍骨者或有配之龍骨牡蠣者是又仲景
用蜀漆之法也本論不載此法者蓋屬脫誤故
晉唐以來無有知蜀漆之功者而諸病之有動

者最多則動之為病也為諸病內候之主證而
最為難治矣雖然二千年來諸醫之說諸家本
草何其不載龍骨牡蠣蜀漆之本功矣乎或云
牡蠣之鹹消胸腹之滿或云龍骨牡蠣以斂神
氣或云蜀漆辛以散之或云龍骨牡蠣之溢以
固心未嘗見言之及治動之功者又未嘗知動
之為諸病內候之主證也吾東洞翁生于二千
年之下始知龍骨牡蠣蜀漆治動之功其說詳
于本條之下是誠二千年來不傳之說而翁獨

得其旨者不亦偉乎韓退之嘗推尊孟子以為
功不在禹之下余以為翁之有功於我醫不在
仲景之下矣是非余之過論也

品考

蜀漆乃常山苗其功與常山同蜀漆無華舶來
之物常山者華物為良和產多偽品若無蜀漆
則常山可以權用本邦亦多產醫者或未知
此物

生薑

主治嘔故兼治乾嘔噫噦逆

考證

小半芟湯證曰嘔吐穀不得下

小半芟加茯苓湯證曰卒嘔吐又曰先渴後嘔

厚朴生薑半芟甘草人蔘湯證不具

橘皮湯證曰乾嘔噦

橘皮竹茹湯證曰噦逆

橘皮枳實生薑湯證不具

以上六方生薑各半觔

生薑半芟湯證不具

右一方生薑汁一升

黃耆桂枝五物湯證不具

吳茱萸湯證曰食穀欲嘔又曰乾嘔又曰嘔而

胸滿

右二方生薑各六兩

大柴胡湯證曰嘔不止又曰嘔吐

生薑甘草湯證曰咳唾涎沫不止

旋覆花代赭石湯證曰嘔

旋覆花代赭石湯證曰噫氣不除

厚朴七物湯證不具

厚朴半夏湯證不具

當歸生薑羊肉湯證不具

以上七方生薑各五兩

茯苓澤瀉湯證曰吐而渴

生薑瀉心湯證曰乾噎食臭

茯苓飲證曰自吐出水

以上三方生薑各四兩

桂枝湯證曰乾嘔九桂枝湯出入

真武湯證曰嘔

黃芩加半夏生薑湯證曰嘔

桂枝枳實生薑湯證曰諸逆

茯苓甘草湯證不具

以上五方生薑各三兩

乾薑人參半夏丸證曰嘔吐不止

右一方生薑汁糊丸

據此諸方則生薑但治嘔也噦逆噫氣乾嘔或乾噫食臭皆嘔吐輕證也故如欬唾涎沫

不止似噦不噦亦生薑所兼治也豈不嘔之餘證乎

互考

凡仲景之方二百十餘方而其內用生薑之方六十有餘首併用大棗之方四十有七首又其內生薑五兩對大棗十二枚之方二首乃十四枚則之例若三兩核對十枚之方一首十枚乃八枚之方三兩對十五枚之方一首十五枚乃生薑六兩對大棗十二枚之方一首生薑四兩對大棗十二枚之

方一首生薑一兩對大棗十枚之方一首生薑
半觔對大棗三十枚之方一首三十枚者如
此數方無不專取生薑大棗之功者又桂枝湯去
加之方二十有六首及越婢湯之方三首葛根
湯之方二首小柴胡湯之方五首文蛤湯防己
黃耆湯以上十三方九三十有九首皆以生薑
三兩對大棗十二枚雖他品加減之亦至生薑
大棗無有變之者何也其證不變故乎又別有
妙用乎由此觀之薑與棗者雖為日用餌食之

物亦仲景方內二味必相對者多則蓋似有調
和之意故後世謬倣之方後必有謂薑棗水煎
者雖似取仲景之法亦未知其本功之所在也
殊不知生薑大棗之於其證也每方必有其所
治之毒矣宜以桂枝湯小柴胡湯二方之證徵
之若以日用餌食之物推之則如粳米赤小豆
大小麥香豉酒酢飴蜜白朮酒薤葱之類其謂
之何矣拙以為如此諸品亦或有所建單用之
功者或有所助諸藥之毒者余故曰不可以日

用餌食之物推之然夫如薑與棗亦別有大勇
力者矣宜以考證中諸方察之夫孔子每食不
撤薑曾皙常嗜羊棗亦不可以藥中薑棗見之
今以此為治病之材則又有大攻毒之功凡藥
材以餌食見之則至桂枝究矣古者薑桂棗栗
以為燕食庶羞之品故內則曰棗栗薑桂呂覽
有言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搖之桂是乃古人
所常食之物也又何毒之有雖然良醫橐而藥
之則雖穀肉菓菜亦皆為治病良材而無有所

不驅除其病毒者東洞翁有言曰藥之為毒毒
即能即毒知言哉夫生薑之治嘔也猶桂枝
之治上衝大棗之治拘攣矣當此時豈以日用
餌食之物論之乎是以至大棗生薑相對之方
則又有所合治之功也如其量法多少則其功
用亦有所不同者也集驗方外臺秘引療肺痿有
生薑五兩甘草二兩大棗十二枚之方古今錄
驗同療上氣有甘草三兩桂枝四兩生薑一觔
之方由是觀之桂枝與薑棗豈以日用餌食之

物論之乎况又於其單用獨立之方乎醫者其
詳諸
厚朴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證不具但云發汗
後腹脹滿者主之腹滿是厚朴之所主也今其
生薑為半夏為半夏升豈無嘔吐兼發之證
矣乎方極類聚方可並考

桂枝枳實生薑湯證白心中痞諸逆心懸痛東
洞翁曰痞下疑脫滿字今因此說則心中痞滿
者是枳實之所主而諸逆者蓋上逆吐逆嘔逆

之謂也上逆者桂枝之所治也吐逆嘔逆者生
薑之所治也

橘皮枳實生薑湯證不具按此方蓋橘皮之
證多故為一觔枳實之證少故為三兩今加生
薑半夏者豈無有嘔證多矣乎哉故此方嘔證
不具者蓋屬闕文宜以諸湯加生薑半夏之方
推知之

黃耆桂枝五物湯證不具此方本於桂枝加黃
耆湯方內加黃耆一兩足前成三兩生薑三兩

足前成六兩而去甘草二兩但煮法水率不同耳故東洞翁曰桂枝加黃耆湯證而嘔不急迫者主心是所以生薑之為六兩也

厚朴七物湯證不具此方雖生薑大棗相對亦生薑多於大棗則豈得無嘔證不具乎故東洞翁曰此方於厚朴三物湯桂枝去芍藥湯二方內更加生薑二兩足前成五兩蓋二方證而嘔者主心

羊芩厚朴湯證曰婦人咽中如有炙臠豈因有

此一證而得用此方乎今依千金方則作治胸

滿心下堅

按千金方及翼鞭字皆咽中帖帖如

有炙肉臠吐之不出咽之不下是吐之不出咽之不下似有嘔逆之狀故有生薑五兩羊芩一升此方豈惟婦人之治取雖男子亦有此證則宜施之

當歸生薑羊肉湯證不具此方未試之故今略

心

茯苓甘草湯證不具此按此方之證以有茯苓

生薑各三兩觀之則有悖無嘔者蓋屬脫誤也
故東洞翁曰當有衝逆而嘔證余曰心下悖上
衝而嘔者此方主之屢試屢驗

生薑半夏湯證曰病人胸中似喘不喘似嘔不
嘔似噦不噦徹心中憤憤然無奈杵按是疑非
此方全證何則生薑半夏之為功本惟治嘔吐
然今於此方何其謂似嘔不嘔乎若其然則似
無生薑半夏之所治之證矣由是觀之似嘔不
嘔四字蓋屬衍文而有嘔吐之證不具可知矣

雖然似喘不喘似噦不噦者似有嘔吐兼發之
證故今煮半夏升以內生薑汁一升者是欲
大取生薑之功也余故曰半夏能治嘔吐兼發
者生薑能治但嘔者又能治嘔多吐少者故方
內有生薑半夏併用者則必謂嘔吐或謂卒嘔
吐或謂嘔吐不止若有生薑而無半夏則謂但
嘔或謂乾嘔或謂乾嘔噦或謂噦逆或謂食穀
欲嘔或謂嘔而胸滿或謂諸逆是可以徵焉然
則此方治嘔吐兼發者明矣故法曰嘔止停後

服豈其謂似嘔不嘔而後謂嘔止停後服可乎
茯苓澤瀉湯方生薑四兩但云胃反吐而渴欲
飲水者今有吐而無嘔者蓋屬脫誤因屢試此
方若施無嘔者則未嘗見奏其效者若施之吐
後但嘔而渴者則其效之速也如桴鼓相應然
由此觀之此方能治病人胃反嘔而渴欲飲水
者夫胃反者吐食也然則此胃反吐之吐字蓋
嘔字之誤可知矣不然屬重複若作嘔字則其
義始穩當其證亦可謂具而已按嘔吐者是水

毒之上逆者也桂枝能下其上逆生薑能止其
嘔澤瀉木茯苓能瀉之小便甘州能緩其嘔之
急迫者益知此方之下脫嘔證明矣類聚方可
並考

生薑瀉心湯方有半斤半升生薑四兩而無嘔
吐證者何曰乾噫食臭是乃嘔之輕證也然今
有半斤生薑而無嘔吐兼發證者何曰然此方
於半斤瀉心湯方內減乾薑二兩加生薑四兩
豈無嘔吐兼發證乎夫半斤瀉心湯之為方治

嘔而腸鳴心下痞鞭者既於本方謂嘔而腸鳴
故今於此方而不重舉嘔證者欲使人思得之
也仲景之方多此類也然則此方略嘔證而脫
吐證者歟
茯苓飲證曰自吐出水方曰生薑四兩然則此
方豈但吐出宿水乎必有嘔證明矣

辨誤

九生薑之功詳于諸家本草雖然其說非疾醫
之義蓋服餌家腐談而誤世者不為不少矣曰

薑久服通神明曰薑要熱則去皮要冷則留皮
曰薑制羊其厚朴之毒曰生薑屑生乾薑生薑
分別用之曰薑能彊禦百邪以上諸說非疾醫
之義奚俟余之言哉嗚呼如食之通神明之說
則出于偽書本草經朱子嘗取此說以註論語
余雖未知其是否何其說之迂也陳藏器去皮
留皮之言彼豈知生薑之功在一根之中矣乎
又至如彼生薑制羊其厚朴之毒之說一何盲
昧之至于此乎若夫生薑制羊其之毒則仲景

何用生薑半芰湯小半芰湯乎若夫生薑制厚
朴之毒則仲景何用厚朴生薑半芰人浸其州
湯厚朴半芰湯乎苟如李杲之言半芰厚朴實
為鈍物又與不用同焉夫仲景之用生薑與半
芰厚朴也同取其毒之用耳又何制之為况至
薑能彊禦百邪之言則時珍誤裁斷王安石薑
能彊我者也於毒邪臭腥寒熱皆足以禦之之
說而惟云彊禦百邪於義不通安石之說猶且
牽強而况於時珍之言乎是大惑後人不可從

焉孫思邈曰薑為嘔家聖藥陶弘景嘗謂不撤
薑食不多食言可常食但不可多爾有病者是
所宜矣二子之言為得焉

品考

生薑宿根謂之老薑者為良霜後採之水洗塵
土不必去皮惟剉用 本邦醫家用生薑也徒
託之病家婦女子之手而未嘗問其生新否乃
云生薑一片水煎若依醫人之言則生薑者是
徒加之具耳豈為治病之材乎哉醫者其宜擇

生新者取其効已

此藥之功效已見於前卷之論中其功效之神速誠非他藥所能及也

烜

男

全校

炳

藥徵續編上卷終



